

窗外那棵李子树

○傅彤

养不良的表现，而是无忧无虑地在温暖的阳光下摇曳、嬉闹、拥抱，甚至彼此间说着只有它们才能听懂悄悄话。

大概在钢筋加水泥的城里待久了，我竟然对各色植物变得迟钝和麻木起来，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父母亲，他们能敏感地听到庄稼和植物的呼吸声。

每个植物都是有灵性的。母亲的话，虽土却充满哲理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

慢慢地，我便爱上了这棵李子树，因为在这个熟悉而陌生的环境里，我和它是关联

的，至少我们是认识的，是我把它从偏远故土带到了这个繁华纷扰的闹市里。

从那时起，我便把这棵李子树当朋友看待。

这些年，我见证了这棵李子树的成长。它命运多舛，从小到大，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能活下来，也算是个奇迹。

生活在绿地这个“体制”内，必然要接受小区园艺师的修剪和筛选。起先，那是一个十分挑剔的师傅，接受过正规的园艺修剪技术培训，他一旦发现整齐划一的草坪间突然有野花野草这些“异物”，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清剿，斩草除根，这棵李子树也未能幸免于难，被拦腰斩断。幸运的是，不久，换了一位园艺师，他慧眼识珠，发现一棵新苗，便给予特殊呵护，才使它茁壮成长。

几年过去了，李子树终于长成我想要的样子。

这是我所企盼的。对于它的情感，我虽经历过从被动到主动、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，但毕竟还是爱上了它。只要看见它，就能勾起我淡淡的乡愁。

每逢高兴时、忧伤时，我都会默默地面对这棵树，对它微笑、对它哭泣、对它倾诉：一个人和一棵树的命运大致是相同的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从乡下到城市，从弱小到长大，哭过、笑过，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，这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啊。

我发现，在这样的高档小区，当春天的浪漫樱花、娇贵玉兰，秋天的高洁银杏等名贵树木成为一个个主打景色时，李子树和其他普通植物便处于尴尬的地位，甚至被人遗忘，但它们却坚强而隐忍地活着。

不因无人而不芳，不因清寒而萎缩。这就是这棵李子树的真实写照，也是我爱上它的真正理由吧。



门前栽着一棵老榆树，树身粗壮，枝叶葱茏，坐于树下，无论日头怎么移动，都晒不到人身。仰头看去，才发现老人用沙土装袋吊拉南边树枝，那两股树杈便倾斜着下来；北边那三股树枝，却使了手臂粗的竹竿支撑起来，不使其垂坠。纳闷如何会这样吊拉，待站在门前远观才发现，这一棵老榆树，树形如开伞，南北两处枝丫飞翘，犹如飞鸟展翅，在这山峦背景下格外生动有趣。肖姓老人幽幽地说，我这棵老榆树，是一把伞，给我遮风挡雨。你看旁边那棵拦了头的皂角树，那是一只老碗，下了雨就是油，下了雪就是面，我住在这里，吃喝不愁。

我说，肖姨，你是个诗人。她满脸皱纹涌成一朵雍容的牡丹：你把我夸的，我不识字，小时候穷，只让男娃念书，女娃是客娃，没得学上。

不远处，山脊起伏连绵，环这处山居于群山怀中。远山隐在浓淡不一的朦胧岚气里，勾勒出深浅不一的轮廓，那绵延的线条便有着宋画的清雅俊逸，叫人痴了一般，不忍挪眼。千古山峦挺立，万世草木荣枯，置身山林草木之间，愈发读得到自然的神奇、人的渺小。身后那些俗世红尘，那一刻竟如此遥远平常，甚至不值一提。再拿起手中书，才恍然：读书读的是有字之智，前人智慧如草木繁盛，披拂蒙昧心田；而山野草木，则是无字之书，于无声无息间叫人心生愧意，那份辽阔山野的连绵与历史长河的不息，让人不敢妄自尊大。

又一日傍晚，于小漳河边漫步。太阳落在河面，发出金色耀眼的光芒，缓缓流过的河水轻轻漾起粼纹，那些金色的光便碎在这皱纹里，轻轻摇动。望着蜿蜒北去的河水，想起夫子那句著名的叹息，是啊，时间永无止境，你却却上岸有期。时间到底是什么呢？在文益禅师的眼中，是“发从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红”的偈语。于我，是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在无声无息中收割的一茬又一茬的人们，那些曾经自以为是的骄傲、悔恨、欢喜、悲愁，都淹没消融于无声无息中，并在真正的遗忘到来之时，被悄然抹去。世间又留下了什么呢？那些如过江之鲫般的众生又去了哪里？又为何毫无踪迹呢？

我重新拿起书，看一眼还在劳作的她，继续低头阅读。直到有轻轻的闭门声响起，抬头，发现她不知何时已结束劳作，打开那紧闭的红门，闪身而入，只留下一抹老旧的绯红。那一刻，她把沉默与神秘关在门外，留下我在时间的切割中，空自浮沉。

到皮皮隔着大门的轻声呼唤，软糯的叫声裹着焦急与期盼，待主人推门归家，它瞬间褪去所有焦躁，快步迎上前来，转圈蹭蹭、仰头轻喵，眉眼弯弯、满心欢喜。这份热烈直白的奔赴，治愈了所有奔波的疲惫，让家里满是温暖暖意。这般忠诚热忱、守家护主的皮皮，分明是一只赤诚纯粹、尽心值守的小狗，笨拙又热烈地守护着我们的居家日常。三个月大时，皮皮还无师自通爱上了狩猎纸团游戏：一个小纸团，主人丢出去，皮皮“猫猎”出击，捕到“猎物”小纸团，兴高采烈地叨给主人，等待继续出击，可乐此不疲地玩上半天。

桃养人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埋死人。于是，担了一场虚惊的父亲一气之下就将它砍了，但多少年过去了，人们对于它仍然记忆犹新。

一回西安，我发现住宅阴面有一片绿地，被四周高耸的树木包围着，便悄悄在绿地的露白处刨个小坑，将李子树苗埋了进去，连水也懒得浇，心想：就让它自生自灭吧。

谁料想，是夜却下了一场及时雨，淅淅沥沥，润物无声，神禾原变得青翠欲滴，生机盎然，这棵李子树也得到充分滋润。

有段时间，由于工作烦冗，我已淡忘了这棵李子树的存在。

一天，母亲用老年机打来电话：娃呀，李子树长得怎么样，记住了，树也是有生命的，要善待它啊。当年那棵老树，年馐时可救过不少人命啊。

挂了母亲电话，我便勉强去看了李子树，它具有植物强大的生存本能，适应性极强，不仅活着，而且长得很精神。

只见在和煦的春风里，它和葱茂的青草和谐相处，不分彼此，丝毫没有水土不服或营

读山

○李慧

我的阴影。我注视着那一半世界，看看天，太阳已慢慢西斜。我在这里坐了多时，那区分明暗的分界线依然不偏不倚，做着时间的中轴线，切割明与暗，也切割我和她。似乎彼此的长久沉默，是由于阳光切割的缘故。她回身拖拽树枝或抱起茅草的时候，也偶尔看我一眼，眼神中却绝无和我搭话的意思。我知道，是阳光隔绝了她的语言。

我在清凉的阴影里来回踱步，她在深林边上挥舞镰刀，偶尔有阳光落在镰刃上，闪一抹转瞬即逝的光，此外再无声响，只有蝉鸣依旧。

我站立在山门前，朱红色的庙门紧锁，像一个知道很多秘密的老人，紧闭着嘴巴，生怕泄露一丝秘密；也像一个拒绝长途奔袭前来投宿的人，冰冷而生硬，无需理由。

端详着山门上的寺名，想起源自唐朝的那个久远传说，一段母慈子孝的美好故事，不由得让人黯然。耳畔再次响起母亲咬断鞋底棉线的声响。再抬头，那寺名中的“镜”字，竟有了些许自我观照的意味，这观照让我陡然心生愧意，为着我那早逝的母亲。

镜子用来修整容颜，也用来观照内心，一缕风、一棵树、一只蝉，都有着须弥见性的特性。法眼宗师文益禅师对着一丛盛开的牡丹，看到的是缘起性空，顿悟“何须待零落，然后始知空”。一个“空”字，把时间的力量观照于牡丹花开花落，由花及心，不由让人感叹，镜照内心，而空才是常态。

我痴迷这样的天马行空。这份空，让我不时切断身后红尘，暂且于山野林地有片刻出离，从而照见内心，知晓所见皆空。

那一日，带一本书，端坐山峦之巅，房舍、道路尽收眼底，远处镇村若沙盘。看阳光明明时灭，在蒙茸山林间涂抹出深浅浓淡。林草茂密，山风徐徐，山巅沏茶静坐，享受了多半天无事静坐的神仙日子。所坐山居门口，是一户老人独居之处。只盖了一间平房，院内一房、一厨、一厕，简素间透着无欲无求。肖姓老人儿子全家已定居大城市，独余七十四岁老人常居于此，房侧有老伴新坟相伴，日日并肩俯瞰山谷。

反而挺直小巧的身子，压低细长的尾巴，发出低沉警惕的呜呜声，小小身躯撑起十足气场，认真威慑来人，模样严肃又笃定。如果是熟人，它会亲热地用小脑袋蹭蹭来

人的裤腿以示友好；如果维修工进来，它必守在工人身边认真监工，不离半步。主人居家时，皮皮总在家中四处巡逻，客厅、阳台、卧室逐一巡查，细细守护着家中的方寸天地；主人归家时，还没进门，就能听

说如果我不踩共享单车，步行从公寓区的另外一个门出去到校区会更近，并详细说了路线。我的心显然还浸在离情里，她刚说完路径，我又重新开始问。宿管阿姨不厌其烦地向我重复着路径……

这时，一个醇厚的、好听的声音传来：“我也要去校区，我们一路同行。”是青衿学子的声音，但不是我的青衿学子，是与我的青衿学子的声音同样醇厚、好听的声音。他刚从楼上下来，站在我的身侧，高出我很多。他说：“阿姨，我读大四，就住在楼上。”于是我们一路同行。这是一个阳光帅气的青衿学子，俊朗的脸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。他告诉我他来自江西。他说：“阿姨，你真像我妈妈初次送我来昌平读大学时的样子。”我俩绕过几幢楼，很快就到了宿管阿姨所说的那个出口。他说出了门，过了马路就进入校区了。他说他要原路返回去，要走另外一个门出去。这时，我才知道他与我不同路。他是专门陪我走这段路的。他又一次对我说：“阿姨，你真像我妈妈初次送我来昌平读大学时的样子。”原来我是沾了一位江

栾树一开花，时节就到了九月，风里也有了凉意，秋天缓缓地来了。

栾树把一簇簇开得正盛的金黄碎花挑在枝头，成为这一季节最耀目的主角。蜜蜂嗡嗡嘤嘤，细碎的黄花便掉落下来，铺了满地金色。她蹲在栾树下。不时有点点金黄落在发丝上，而她低垂着眼，似在佛前许愿般虔诚，不曾有一丝的旁顾。间或有草根折断的声传来，才看清她正一下一下，手上带着力道，去拔除那些灰败夹杂青绿的杂草。这声音像极了母亲用牙咬断纳鞋的粗棉线时的声响。这声音是我儿时伴眠的熟悉乐声。

她拔着草，一下一下，手底迅捷又麻利，那隐约的嗡嗡声便不断传来。我读着书，脑海却是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剪影般的侧脸，那侧脸被放大了映在土墙上，母亲瞬间高大起来。阳光将高大山墙浓重的身影投在地上，像这堵墙还躺在昨夜里沉睡，没有醒来，连那只不断响动的铜铃铛也没能叫醒它。一半阴暗，一半明亮，太阳一点点升高，这山墙充当的天然分割线却总是均分得当，这甬路便总是一半黑一半白，且极匀停，像极了白和黑的分割，也像极了白天和黑夜的分割。我坐在阴影里乘凉，已经有一阵子了。手里捧着书，远远注视她，座椅旁一杯浓酽的普洱茶，在袅袅的秋风中，迅速变得温软可口。她蹲在有阳光的那一面，在栾树下似乎看着没怎么动，身边那片荒疏夹杂翠绿的茅草却在渐渐减少，她也在荒草中逐渐显现起来。

是一个瘦小的女人，穿了绯红的上衣，洗得有些褪色，深咖色的裤子，肥肥地缩在身下，受了压迫般皱着。她始终没抬一下头，因此我始终不知道她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。她在阳光下移动，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，也渐渐裸露出来，直到这一片土地都露出深褐的、水肥良好的土色，她才站起身，捡起不知何时放在远处的一把木柄镰刀，去砍斫身后那一片树林里过于茂盛的树枝。

那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发散着幽深的凉意。

我不时从字纸回到现实的黑白中。她似乎没看到我一般，既不回头也不抬眼，手脚麻利地收拾着倒地的枝叶。地上枝杈蓬松，那些深林也渐渐眉清目秀，林子里有了些许的亮光，那些深褐色的落叶映出金黄的光，有着得见天日的欢喜跳跃。林子里便有了风过的声音，那些樱花树随风展了展枝丫。

每隔一小时，我会放下书，顺着黑白分明的分界线来回踱步，让阳光也切割着



墨耘·曾广阔文专栏

财喜也疯狂（3）

○墨耘

每日天光微亮，它便早早苏醒，告别软窝，踱步到入户门口，双耳微微竖起，眼眸紧盯门外，楼道里细碎的脚步声、邻里开关门的轻响，皆逃不过它的敏锐感知。若有陌生人进家门，皮皮绝不逃窜躲藏，

我感恩这个早晨

○张颖辉

我感恩这个早晨。

夜半微雨，天在破晓之时，第一缕晨光勇敢地挣脱云层的束缚，温柔地吻向昌平大学城。我几乎整宿未眠，离别的惆怅和对青衿学子（儿子）的无限祝福填满了心房。我的青衿学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个走读生。他从未离开过家，而今将在距离家乡西安千里之外的北京昌平开启大学新篇章。

我知道长大即离开。我订好了返程票：那是北京到西安最快的一列高铁，中途仅经停石家庄和郑州，然后一站到西安。我希望自己如风般洒脱，只留祝福，不染离愁。可在我将行李打包好以后，那份“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”的牵挂之心又开始拉扯……

早点铺蒸腾的热气漫过渐渐苏醒的街巷，忙碌的世界依旧在孤独地转个不停。我踩着共享单车迎着风向前，我要在离京前再看看我的青衿学子。

我紧赶慢赶到了公寓楼，不巧的是大一新生去校区体检了。宿管阿姨很热情，